

漢書

漢

書

漢蘭臺令史 班固撰
唐祕書少監 顏師古注

漢書

第

七

冊

卷三一至卷四六(傳二)

中華書局

漢書卷三十一

陳勝項籍傳第一

服虔曰：「傳次其時之先後耳，不以賢智功之大小也。」師古曰：「雖次時之先後，亦以事類相從。如江充、息夫躬與蒯通同傳，賈山與路溫舒同傳，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。」

陳勝字涉，陽城人。^{〔一〕}吳廣，字叔，陽夏人也。^{〔二〕}勝少時，嘗與人傭耕。^{〔三〕}輟耕之壟上，^{〔四〕}悵然甚久，曰：「苟富貴，無相忘！」^{〔五〕}傭者笑而應曰：「若爲傭耕，何富貴也？」勝太息曰：「嗟乎，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！」^{〔六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地理志屬汝南郡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地理志屬淮陽。夏音工雅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與人，與人俱也。傭耕，謂受其雇直而爲之耕，言賣功傭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輟，止也。之，往也。壟上，謂田中之高處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但一人富貴，不問彼此，皆不相忘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鴻，大鳥也，水居。鵠，黃鵠也，一舉千里。鵠音胡督反。」

秦二世元年秋七月，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，^(一)勝、廣皆爲屯長。^(二)行至蘄大澤鄉，會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度已失期。失期法斬，^(三)勝、廣乃謀曰：「今亡亦死，舉大計亦死，等死，死國可乎？」勝曰：「天下苦秦久矣。吾聞二世少子，不當立，當立者乃公子扶蘇。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，上使外將兵。^(四)今或聞無罪，二世殺之。百姓多聞其賢，未知其死。」^(五)項燕爲楚將，數有功，^(六)愛士卒，楚人憐之。或以爲在。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，宜多應者。」^(七)廣以爲然。乃行卜。卜者知其指意，曰：「足下事皆成，有功。然足下卜之鬼乎！」^(八)勝、廣喜，念鬼，曰：「此敎我先威衆耳。」乃丹書帛曰「陳勝王」，置人所罾魚腹中。^(九)卒買魚亨食，得書，已怪之矣。^(一〇)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，夜篝火，狐鳴呼曰：「大楚興，陳勝王。」^(一一)卒皆夜驚恐。旦日，卒中往往指目勝、廣。^(一二)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閭，里門也。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。解具在食貨志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人所聚曰屯，爲其長帥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度謂量計之，晉大各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數音所角反。下皆類此。」

〔五〕如淳曰：「扶蘇自殺，故人不知其死。或以爲不知何坐而死，故天下冤二世殺之。」師古曰：「如、或說皆非也。此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，而百姓皆未知之，故勝、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燕音一千反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倡讀曰唱，謂首號令也。」

〔八〕李奇曰：「卜者誠曰，所卜事雖成，當死爲鬼。惡指斥言，而勝失其指，反依鬼神起怪也。」蘇林曰：「狐鳴祠中卽是也。」如淳曰：「以鬼道威衆乎，或但用人事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李、如之說皆非也。卜者云事成有功，然須假託鬼神乃可暴起耳。故勝、廣曉此意，則爲魚書狐鳴以威衆耳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罾，魚網也，形如仰繳蓋，四維而舉之，音曾。」

〔一〇〕師古曰：「亨音普庚反。」

〔一一〕鄭氏曰：「間謂竊令人行也。」張晏曰：「戍人所止處也。叢，鬼所憑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張說非也。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，非戍人所止處也。叢謂草木岑蔚者也。祠，神祠也。構謂結起也。呼音火故反。」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「指而私目視之。」

勝、廣素愛人，士卒多爲用。將尉醉，〔一〕廣故數言欲亡，忿尉，令辱之，以激怒其衆，尉果笞廣。尉劍挺，廣起，奪而殺尉。〔二〕勝佐之，并殺兩尉。召令徒屬曰：「公等遇雨，皆已失期，失期當斬。藉弟令毋斬，〔三〕而戍死者固什六七。且壯士不死則已，死即舉大名耳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！」〔四〕徒屬皆曰：「敬受命。」乃詐稱公子扶蘇、項燕，從民望也。袒右，稱大楚。〔五〕爲壇而盟，祭以尉首。〔六〕勝自立爲將軍，廣爲都尉。攻大澤鄉，拔之。收兵而攻蕲，蕲下。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，徇蕲以東，〔七〕攻銍、鄆、苦、柘、譙，皆下之。〔八〕行收兵，比至陳，〔九〕兵車六七百乘，騎千餘，卒數萬人。攻陳，陳守令皆不在，〔一〇〕獨守丞與戰譙門中。〔一一〕

不勝，守丞死。乃入據陳。數日，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。^{〔三〕}皆曰：「將軍身被堅執銳，^{〔二〕}伐無道，誅暴秦，復立楚之社稷，功宜爲王。」勝乃立爲王，號^{〔爲〕}張楚。^{〔四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將尉者，其官本尉耳。時領戍人，故爲將尉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挺，拔也。尉劍自拔出，廣因奪取之。」

〔三〕服虔曰：「藉猶借也。弟，使也。」應劭曰：「藉，吏士名藉也。弟，次也。言今失期當斬，就使藉弟幸得不斬，戍死者固十六七也。」蘇林曰：「藉，假；弟，且也。」晉灼曰：「酈食其傳『弟言之』，外戚傳『第一見我』，蘇說是也。」

師古曰：「服、應說弟義皆非也。晉氏意頗近之，而猶未得。漢書諸言弟者甚衆。弟，但也，語有緩急耳。言但令無斬也。今俗人語稱但者，急言之則晉如弟矣。酈食其、外戚傳所云弟者，皆謂但耳，義非且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言求之而得，不必胤胄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袒右者，脫右肩之衣。當時取異於凡衆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。」

〔七〕李奇曰：「徇，略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晉似峻反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五縣名也。鉅音竹乙反。酈音才多反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比音必寐反。」

〔十〕師古曰：「守，郡守也。令，縣令也。」

〔十一〕晉灼曰：「譙門，義闕。」師古曰：「守丞，謂郡丞之居守者。一曰郡守之丞，故曰守丞。譙門，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者耳。樓一名譙，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。譙亦呼爲巢。所謂巢車者，亦於兵〔革〕〔車〕之上爲樓以望敵也。譙

巢聲相近，本一物也。今流俗書本譌下有城字，非也。此自陳耳，非譌之城。譌城前已下矣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號令招呼之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堅，堅甲也。銳，利兵也。」

〔五〕劉德曰：「若云張大楚國也。」張晏曰：「先是楚爲秦滅，已弛，今立楚，爲張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張說是也。」

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，皆殺其長吏，將以應勝。乃以廣爲假王，監諸將以西擊滎陽。令陳人武臣、張耳、陳餘徇趙，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。當此時，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。〔一〕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聚音材喻反。」

葛嬰至東城，立襄彊爲楚王。〔二〕後聞勝已立，因殺襄彊，還報。至陳，勝殺嬰，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。〔三〕廣圍滎陽。李由爲三川守，守滎陽，廣不能下。勝徵國之豪桀與計，〔三〕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。〔四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東城，縣名，地理志屬九江郡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即梁地，非河東之魏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徵，召也。」

〔四〕鄭氏曰：「房君，官號也。姓蔡名賜。」晉灼曰：「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房君者，封邑之名，非官號也。」

周文，陳賢人也，嘗爲項燕軍視日，^(一)事春申君，^(二)自言習兵。勝與之將軍印，西擊秦。行收兵至關，車千乘，卒十萬，至戲，軍焉。^(三)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、人奴產子，^(四)悉發以擊楚軍，大敗之。周文走出關，止屯曹陽。^(五)二月餘，章邯追敗之，復走臯池。^(六)十餘日，章邯擊，大破之。周文自剄，軍遂不戰。

〔一〕文穎曰：「周文卽周章也。」服虔曰：「視日旁氣也。」如淳曰：「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。」師古曰：「視日，如說是也。」

〔二〕應劭曰：「楚相黃歇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戲，水名，在新豐東，音許宜反。解具在《高紀》。」

〔四〕服虔曰：「家人之產奴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奴產子，猶今人云家生奴也。」

〔五〕晉灼曰：「亭名也，在弘農東十三里，魏武帝改爲好陽。」師古曰：「曹水之陽也。其水出陝縣西南陂頭山而北流入河，今謂之好陽澗，在陝縣西四十五里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臯音湏。」

武臣至邯鄲，自立爲趙王，陳餘爲大將軍，張耳召驪爲左右丞相。^(一)勝怒，捕繫武臣等家室，欲誅之。柱國曰：「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，此生一秦，^(二)不如因立之。」勝乃遣使者賀趙，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。^(三)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，趣趙兵亟入關。^(四)趙王將相相與謀曰：「王王趙，非楚意也。楚已誅秦，必加兵於趙。計莫如毋西兵，^(五)使使北徇

燕地以自廣。趙南據大河，北有燕代，楚雖勝秦，不敢制趙，若不勝秦，必重趙。趙承秦之敵，可以得志於天下。趙王以爲然，因不西兵，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召讀曰邵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言爲讎敵，與秦無異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徙居宮中，示優禮也。拘而不遣，故謂之繫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趣讀曰促。亟，急也，音居力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勿令兵西出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重謂尊重也。」

〔七〕張晏曰：「卒史，曹史也。」

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：「楚趙皆已立王。燕雖小，亦萬乘之國也，願將軍立爲王。」韓廣曰：「廣母在趙，不可。」燕人曰：「趙方西憂秦，南憂楚，其力不能禁我。且以楚之強，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，今趙〔文〕獨〔獨〕安敢害將軍之家乎？」韓廣以爲然，乃自立爲燕王。居數月，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。

是時，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。周市北至狄，〔二〕狄人田儋殺狄令，自立爲齊王，反擊周市。市軍散，還至魏地，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。〔三〕咎在勝所，不得之魏。魏地已定，欲立周市爲王，市不肯。使者五反，〔三〕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，遣之國。周市爲相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縣名也，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。」

〔二〕應劭曰：「魏諸公子，名咼。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反謂回還也。」

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：「周章軍已破，〔二〕秦兵且至，我守滎陽城不能下，秦軍至，必大敗。不如少遺兵，足以守滎陽，〔三〕悉精兵迎秦軍。〔三〕今假王驕，不知兵權，不可與計，非誅之，事恐敗。」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，〔四〕獻其首於勝。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，使爲上將。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，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。與戰，田臧死，軍破。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，破之，李歸死。

〔一〕服虔曰：「周章卽周文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遺，留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悉，盡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矯，詐也。託言受令也。」

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，〔二〕章邯別將擊破之，鄧說走陳。銍人五逢將兵居許，章邯擊破之。五逢亦走陳。勝誅鄧說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郟，東海縣也，音談。」

勝初立時，淩人秦嘉、銍人董緤、符離人朱雞石、取慮人鄭布、徐人丁疾等皆特起，〔二〕

將兵圍東海守於郟。勝聞，乃使武平君 畔爲將軍，三 監 郟 下軍。秦 嘉自立爲大司馬，惡屬 人，三 告軍吏曰：「武平君 年少，不知兵事，勿聽。」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 畔。

〔一〕張晏曰：「凌，泗水縣也。銓，符離，沛縣也。取慮，徐，臨淮縣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縹，音先列反。取音趨，又音秋。慮音慮。」

〔二〕張晏曰：「畔，名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不欲統屬於人。」

章邯 已破五逢，擊陳，柱國 房 君死。章邯 又進擊陳 西張賀 軍。勝 出臨戰，軍破，張賀 死。
臘 月，二 勝 之汝陰，還至下城父，三 其御莊賈 殺勝 以降秦。葬 碭，諡曰隱王。

〔一〕張晏曰：「秦 之臘 月，夏 之九月。」臣瓚曰：「建丑 之月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史記 云胡亥 二年十月誅葛嬰，十一月周文 死，十二月陳涉 死。瓚說是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下城父，地名，在城父縣 東。父音甫。」

勝 故涓 人將軍呂臣 爲蒼頭 軍，二 起新陽，三 攻陳 下之，殺莊賈，復以陳 爲楚。

〔一〕應劭曰：「涓 人，如謁者。將軍姓呂 名臣 也。時軍皆著青巾，故曰蒼頭。」服虔曰：「蒼頭 謂士卒青帛巾，若赤眉之號，以相別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涓，潔也。涓 人，主潔除之人。涓 音鐫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縣名也，屬汝南郡。」

初，勝 令銓 人宋留 將兵定南陽，入武關。留 已徇南陽，聞勝 死，南陽 復爲秦。二 宋留 不

能入武關，乃東至新蔡，遇秦軍，宋留以軍降秦。秦傳留至咸陽，車裂留以徇。(三)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爲晉于僞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徇，行示也，以示衆爲戒。徇音辭峻反。」

秦嘉等聞勝軍敗，乃立景駒爲楚王，引兵之方與，(二)欲擊秦軍濟陰下。使公孫慶使齊王，欲與并力俱進。齊王曰：「陳王戰敗，未知其死生，楚安得不請而立王？」公孫慶曰：「齊不請楚而立王，楚何故請齊而立王？且楚首事，當令於天下。」(三)田儋殺公孫慶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之，往也。方與，縣名也。方音房。與音豫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首事，謂最先(兵起)(起兵)。」

秦左右校復攻陳，下之。呂將軍走，徼兵復聚，(二)與番盜英布相遇，(三)攻擊秦左右校，破之青波，(三)復以陳爲楚。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。

〔一〕如淳曰：「徼，要也。徼(要)散卒復相聚斂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徼音工堯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番即番陽縣也。於番爲盜，故曰番盜。番音蒲何反。其後番字改作鄆。」

〔三〕文穎曰：「地名也。」

陳勝王凡六月。初爲王，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，乃之陳，叩宮門曰：「吾欲見涉。」宮門令欲縛之。自辯數，乃置，(二)不肯爲通。勝出，遮道而呼涉。(三)乃召見，載與歸。入宮，

見殿屋帷帳，客曰：「夥，涉之爲王沈沈者！」^{〔一〕}楚人謂多爲夥，故天下傳之，「夥涉爲王」，由陳涉始。客出入愈益發舒，言勝故情。或言「客愚無知，專妄言，輕威。」勝斬之。諸故人皆自引去，由是無親勝者。以朱防爲中正，胡武爲司過，主司羣臣。諸將徇地，至，令之不是者，繫而罪之。以苛察爲忠。其所不善者，不下吏，輒自治。^{〔二〕}勝信用之，諸將以故不親附。此其所以敗也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辯數，謂自分別其姓名也，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，故舍而不縛也。數音山羽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呼謂大喚也，音火故反。」

〔三〕應劭曰：「夥音禍。沈沈，宮室深邃之貌也。沈音長含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不以付吏，而防、武自治之。」

勝雖已死，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。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，至今血食。王莽敗，乃絕。^{〔一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至今血食者，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。莽敗乃絕者，班固之詞也。於文爲衍，蓋失不刪耳。」

項籍字羽，下相人也。^{〔一〕}初起，年二十四。其季父梁，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。家世楚將，封於項，^{〔二〕}故姓項氏。

〔一〕韋昭曰：「臨淮縣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即今項城縣。」

籍少時，學書不成，去；學劍又不成，去。梁怒之。籍曰：「書足記姓名而已。劍一人敵，不足學，學萬人敵耳。」於是梁奇其意，乃教以兵法。籍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。梁嘗有櫟陽逮，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，以故事皆已。〔一〕梁嘗殺人，與籍避仇吳中。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。〔二〕每有大繇役及喪，梁常主辦，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，以知其能。秦始皇帝東遊會稽，渡浙江，〔三〕梁與籍觀。籍曰：「彼可取而代也。」梁掩其口，曰：「無妄言，族矣！」〔四〕梁以此奇籍。籍長八尺二寸，力扛鼎，〔五〕才氣過人。吳中〔弟子〕皆憚籍。

〔一〕應劭曰：「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，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。抵，相歸抵也。已，止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言皆不及也。」

〔三〕應劭曰：「浙音折。」晉灼曰：「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凡言族者，謂族誅之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扛，舉也，晉江。」

秦二世元年，陳勝起。九月，會稽假守通〔二〕素賢梁，乃召與計事。梁曰：「方今江西皆反秦，此亦天亡秦時也。先發制人，後發制於人。」守歎曰：「聞夫子楚將世家，唯足下耳！」梁曰：「吳有奇士桓楚，亡在澤中，人莫知其處，獨籍知之。」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。梁復入，

與守語曰：「請召籍，使受令召桓楚。」籍入，梁胸籍曰：「可行矣！」〔三〕籍遂拔劍擊斬守。梁持守頭，佩其印綬。門下驚擾，籍所擊殺數十百人。〔四〕府中皆讐伏，莫敢復起。〔五〕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，諭以所爲，〔六〕遂舉吳中兵。使人收下縣，〔七〕得精兵八千人，部署豪桀爲校尉、候、司馬。〔八〕有一人不得官，自言。梁曰：「某時某喪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辦，以故不任公。」衆乃皆服。梁爲會稽將，籍爲裨將，〔九〕徇下縣。

〔一〕張晏曰：「假守，兼守也。」晉灼曰：「楚漢春秋云姓殷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胸，動目也，音舜，動目而使之也。今書本有作眄字者，流俗所改耳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數十百人者，八九十乃至百也。他皆類此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讐，失氣也，音章涉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諭，曉告之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四面諸縣也。非郡所都，故謂之下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分部而署置之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裨，助也，相副助也。裨音頻移反。他皆類此。」

秦二年，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，〔一〕未下。聞陳勝敗走，秦將章邯且至，乃渡江矯陳王令，拜梁爲楚上柱國，曰：「江東已定，急引兵西擊秦。」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聞陳嬰已下東陽，使使欲與連和俱西。陳嬰者，故東陽令史，〔二〕居縣，素信，爲長者。〔三〕東陽少

年殺其令，相聚數千人，欲立長，無適用，^{〔四〕}乃請陳嬰。嬰謝不能，遂強立之，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。欲立嬰爲王，異軍蒼頭特起。^{〔五〕}嬰母謂嬰曰：「自吾爲乃家婦，聞先故未曾貴。」^{〔六〕}今暴得大名，不祥。不如有所屬，事成猶得封侯，事敗易以亡，非世所指名也。」^{〔七〕}嬰乃不敢爲王，謂其軍^{〔吏〕}曰：「項氏世世將家，有名於楚，今欲舉大事，將非其人，不可。」^{〔七〕}我倚名族，亡秦必矣。^{〔八〕}其衆從之，乃以其兵屬梁。梁渡淮，英布、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。^{〔九〕}凡六七萬人，軍下邳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召讀曰邵。」

〔三〕蘇林曰：「曹史也。」^{〔漢儀注令〕}〔吏〕曰令史，丞〔吏〕曰丞史。師古曰：「晉說是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秦立恩信，號爲長者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適，主也，音與的同。」

〔五〕應劭曰：「言與衆異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乃，汝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言以不材之人爲將，不可求勝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倚，依也，音於綺反。」

〔九〕服虔曰：「英布起於蒲地，因以爲號也。」如淳曰：「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、蒲將軍皆屬項羽，（自比）（此自）更有蒲將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二人也，服說失之。若是一人，不當先言姓名，後乃稱將軍也。」